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補

### 第六回 半面淚痕真美死 一句蘋香楚將愁

忽見一個黑人坐在高閣之上。行者笑道：「古人世界也有賊哩！滿面塗了烏煤，在此示眾。」走了幾步，又道：「不是迎賊，原來倒是張飛廟。」又想想道：「既是張飛廟，該帶一頂包巾；縱使新式，只好換做將軍帽。皇帝帽子也不是亂帶的。帶了皇帝帽，又是玄色面孔，此人決是大禹玄帝。我便上前見他，討些治妖斬魔秘訣；我也不消尋著秦始皇了。」看看走到面前，只見臺下立一石竿，竿上插一飛白旗，旗上寫六個紫色字：先漢名士項羽

行者看罷，大笑一場，道：「真個是『事未來時休去想，想來到底不如心。』老孫疑來疑去，又道是大禹玄帝，又道張飛，又道是迎強盜；誰想一些不是，倒是我綠珠樓上的遙丈夫！」當時，又轉一念道：「哎喲！吾老孫專為尋秦始皇替他借個驅山鐮子，所以鑽入古人世界來。楚伯王在他後頭，如今已見了，他卻為何不見？我有一個道理：逕到臺上，見了項羽，把始皇消息問他，倒是個著腳信。」

行者即時跳起細看，只見高閣之下，有一所碧草朱欄、鳥啼花亂去處。坐著一個美人。

耳朵邊只聽得叫：「虞美人！虞美人！」行者笑道：「綠珠樓上的老孫，如今在這裡了。我不要管他死活！」行者登時把身子一搖，仍前變做美人模樣，竟上高閣，袖中取出一尺冰羅，不住的掩淚，單單露出半面，望著項羽，似怨似怒。項羽大驚，慌忙跪下。行者背轉，項羽又飛趨跪在行者面前，叫：「美人，可憐你枕席之人，聊開笑面！」行者也不做聲。項羽無奈，只得陪哭。行者方纔紅著桃花臉兒，指著項羽道：「頑賊！你為赫赫將軍，不能庇一女子，有何顏面坐此高臺！」項羽只是哭，也不敢答應。

行者微露不忍之態，用手扶起，道：「常言道：『男兒兩膝有黃金。』你今後不可亂跪！」項羽道：「美人說哪裡話來！我見你愁眉一鎖，心肺都已碎了。這個七尺軀，還要顧他做甚！你說與我，果是為何？」行者便道：「大王，我也瞞你不得了。我身子有些不快，在藤榻上眠得半個時辰，只見窗外玉蘭樹上跳出一個猿精，自稱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菩薩孫悟空……」項羽聽得，登時叫跳亂嚷：「拿我玉床頭刀來！拿我刀來！不見刀，便是虎頭戟！」他便自執頭，自打腳，大喝一聲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

行者低著身子，便叫：「大王，不消大惱，氣壞了自家身子。等妾慢慢說來：這個猢猻果然可惡！竟到藤榻邊來，把妾戲弄。妾雖不才，豈肯作不明不白、貞污誰辨之人！當時便高叫侍女；不知這猢猻念了什麼定身訣，一個侍女也叫不來。妾道侍女不來，就有些蹊蹺，慌忙丟下團扇，整抖衣裳；那猴頭怒眼而視，一把揪住了我，丟我在花雨樓中，轉身跳去。我在花雨樓中，急急慌慌，偷眼看他走到哪裡去。大王，你道他怎麼樣？他竟到花陰藤榻之上坐著，變作我的模樣，叫兒喚婢；歇歇兒又要迷著大王。妾身不足惜，只恐大王一時真假難分，遭他毒手。妾之痛哭，正為大王！」

項羽聽罷，左手提刀，右手把戟，大喊一聲：「殺他！」跳下閣來，一逕奔到花陰榻上，斬了虞美人之頭，血淋淋拋在荷花池內；吩咐眾侍女們：「不許啼哭！這是假娘娘，被我殺了。那真娘娘在我的閣上！」那些侍女們含著淚珠，急忙忙跟了項王，走到閣上，見了行者，都各各回愁作喜道：「果然真娘娘在此，險些兒嚇死婢子也！」

項王當日大樂，叫：「閣下侍兒，急忙打掃花雨樓中，謹慎擺酒：一來替娘娘壓驚，二來賀孤家斬妖卻惑之喜。」臺下齊聲答應。當時閣上的眾侍女們都來替行者揉胸做背，進茶送水。也有問：「娘娘驚了，不心顫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也有些。」也有問：「娘娘不跌壞下身麼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個倒不，獨有氣喘難當。」項王道：「氣喘不妨，定性坐坐就好。」

忽有一對侍兒跪在面前：「請大王、娘娘赴宴。」行者暗想道：「我還不要千依萬順他。」登時裝做風魔之狀，呆睜著兩眼，對著項王道：「還我頭來！」項王大驚，連叫：「美人，美人！」行者不應，一味反白眼睛。

項王道：「不消講，這是孫悟空幽魂不散，又附在美人身上了。快請黃衣道士到來，退些妖氣，自然平復。」頃刻之間，兩個侍兒同著一個黃衣道士走上閣來。那道士手執鈴兒，口噴法水，念動真言：「

三皇之時，有個軒轅黃帝，大舜神君。大舜名為虞氏，軒轅姓著公孫。孫虞、虞孫，原是婚姻。今朝冤結，哪得清明？伏願孫先生大聖老爺行者威靈，早飛上界，再鬧天宮，放了虞美人，尋著唐僧。急急如今！省得道士無功，又要和尚來臨。」

行者叫聲：「道士！你曉得我是哪個？」道士跪奏：「娘娘千歲！」行者亂嚷：「道士，道士！你退不得我！我是齊天大聖，有冤報冤，附身作祟。今日是個良辰吉日，決要與虞美人成親！你倒從中做個媒人，得些媒人錢也是好的。」說罷，又嚷幾句無頭話。道士手腳麻木，只得又執劍上前，軟軟的拂一拂，輕噴半口法水，低念一聲：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！」「敕」字又不響。

行者暗暗可憐那道士，便又活著兩眼，叫聲：「大王親夫在哪裡？」項王大喜，登時就賞黃衣道士碎花白金一百兩，送他回廟。忙來扶起行者，便叫：「美人，你為何這等嚇人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卻不知。但見榻邊猢猻又走進來，我便覺昏昏沉沉。被道士一口法水，只見他立腳不定，逕往西南去了。如今我甚清爽，飲酒去罷！」項王便攜了行者的手，走下高閣，逕到花雨樓中坐定。

但見鳳燈擺秀，桂燭飛暉，眾侍女們排班立定。酒方數巡，行者忽然起身，對項羽道：「大王，我要睡。」項羽慌忙叫：「蘋香丫頭點燈！」兩個又攜了手，進入洞房，吃盞芥茶，並肩坐在榻上。行者當時暗想：「若是便去了，又不曾問得秦始皇消息；若是與他同入帳中，倘或動手動腳，那時依他好？不依他好？不如尋個脫身之法。」便對項羽說：「大王，我有句話，一向要對你說，只為事體多端，見著你就忘記起了。妾身自隨大王，指望生男長女，永為身後之計；誰想數年絕無影響。大王又戀妾一身，不肯廣求妃嬪。今大王鬢雪飄揚，龍鐘萬狀；妾雖不敏，竊恐大王生為孤獨之人，死作無嗣之鬼。蘋香這侍兒天姿翠動，煙眼撩人，吾幾番將言語試他，倒也有些情趣。今晚叫他伏侍大王。」項王失色道：「美人，想是你日間驚偏了心哩！為何極醋一個人，說出極不醋一句話？」行者陪笑道：「大王，我平日的不容你，為你自家身子；今日的容你，為你子孫。我的心是不偏，只要大王後日不心偏。」項王道：「美人，你便說一萬遍，我也不敢要蘋香。難道忘了五年前正月□五日觀燈夜，同生同死之誓？卻來戲我？」行者見時勢不能，又陪笑道：「大王，只怕大王拋我去了，難道我肯拋大王不成？只是目下有一件事，又要干瀆。」

（孫行者不是真虞美人，虞美人亦不是真虞美人。雖曰以假虞美人殺假虞美人，可也。）